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三十二回 弔膀子小丑幫忙 掉槍花秋娘中計

卻說章秋谷見賽飛珠不肯答應，又附耳說了一回，又道：「這是我央你的事情，你若肯幫我的忙，我只有感激你的，那有反來怪你之理？你若果然辦成這件事兒，我一定重重的謝你。賽飛珠方才點頭答應。又向秋谷道：「這件事情，不是我在章老爺面前誇口兒：手到擒來，□分容易。但是辦成了也沒有什麼憑據，他又萬不肯說出口來，難道我好去和他當面質對麼？」秋谷一想，果然不錯，躊躇了一會，便向賽飛珠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我教你給一個法子。」又低低的說了幾句道：「你只消如此這般。到手之後便送到我棧內來，我自然從豐酬謝。但是你在外邊千萬謹言，切不可向人提起，萬一被他得了風聲，就莫想他肯來上鉤了。」賽飛珠聽了心領神會，連連點頭。秋谷便回棧去了。一連過了幾天，秋谷也常到陸曉香家走走，並不提起那天早起的事情，這一天下午，正在棧內會著客人，忽見茶房領著一個娘姨進來。秋谷認得是林黛玉的娘姨，便問他來此何事。那娘姨向秋谷道：「大小姐叫倪來請二少過去，有格蘇州來格先生勒索倪搭，說俚一逕認得二少格，要請二少過去說兩聲閒話。」秋谷聽了，摸不著頭路，便問那娘姨道：「我在蘇州雖然認得幾個信人，然而同你們大小姐都不認得，況且無緣無故也不見得到上海來尋我，你可曉得他的名字麼？」娘姨道：「倪勿曉得俚叫啥格名字，像煞是姓金格。」秋谷想了一會，依然記不起來，便道：「你先回去，說我少停一刻就來。」娘姨答應而去。

秋谷等得客人去了，急於要到惠福里去看看那來的究竟是個什麼人兒，便忙忙的走出吉升棧，上了包車，飛一般的到惠福里來。不多幾步，已到門前。秋谷下車進弄，直走進去，三腳兩步的走上扶梯。進房一看，只見一個麗人正坐在窗前，和林黛玉低聲說話。香肩瑣瑣，豔影亭亭。秋谷定睛看時，早吃了一驚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那大金月蘭。當下連忙問道：「你說到上海來的，為什麼直到如今才到？」

在蘇州有什麼事情？」月蘭見了秋谷不免有些慚愧，答應不出來，轉是林黛玉替他把來去的情事一一說明，又道：「俚耐現在人未到仔上海，事體弄得尷尬哉，俚耐心浪原要想跟耐轉去，耐看那哼？」

原來這金月蘭自從在常熟和秋谷分手之後到了蘇州，他卻不到上海，仍在佛照樓住了兩天。他自家打算上海去，又沒有什麼熟人，又不敢再做生意，只得且住蘇州，耽擱幾時再作道理。住了不多幾日，早又姘了一個姓潘的，叫潘吉卿，住在閩門城內，卻是個有名的敗落鄉紳。這潘吉卿平日之間專用那弔膀子的工夫，衣服一天要換三回，辮子一天要打兩次，那引見皂、口香糖、嫩麵粉、花露水，更是隨身法寶，時刻不離。到了堂子裡頭不肯花一個大錢，專想信人倒貼，真是一個花叢蠹賊，體面流氓。他在佛照樓客棧遇見了金月蘭，便留心去弔他的膀子。那相貌的好歹，這潘吉卿倒出不論：無論再是半老秋娘，暮年名妓，鳩盤一般的面貌，夜叉一樣的形容，只要肯倒貼銀錢，他也肯欣然笑納。只因打聽得金月蘭是在黃相國府中逃走出來，料想他手中必定有些積蓄，所以竭力的籠絡他。不上兩天，居然被他上手。住了兩夜，竟明目張膽的把金月蘭同轉家中。

這潘吉卿的正室久已病亡，家中止有幾個家人、僕婦，那敢管他？潘吉卿的本意，原想要大大的騙月蘭一注銀錢，等到銀錢騙到手中，再慢慢的想個法兒把他打發出去。這個主意，比那信人送浴、光棍折梢還要惡毒了幾倍。不料那金月蘭在天津遇了兵亂，單單逃得一個空身，就連那箱子裡頭的二百塊錢，還是章秋谷送他的。

潘吉卿高高興興的把他騙到家中，想不到撲了一個空，大失所望，方曉得金月蘭兩手空空，一無所有，把他留在家中，反要賠貼飯食。潘吉卿氣得發昏，便漸漸的尋著事端，與金月蘭吵鬧非止一次。

月蘭已經看破了潘吉卿的行為，心中也□分怨恨，便也要想一個絕戶計兒，拿出那以前在黃府內的手段來，把他一撈一個罄淨。便故意把自家的幾件衣飾並秋谷送他的二百塊錢，一齊交在潘吉卿手內，凡遇潘吉卿與他吵鬧，月蘭並不爭執，一味的認錯低頭。

潘吉卿並不防備他有什麼歹意。不料金月蘭有心算計著他，和帶來的娘姨合成一路，趁著潘吉卿出去，把房間內的細軟金珠，還有些古董字畫，打了兩個大包。

乘著天色將晚，那娘姨挾著兩個包，一溜煙走出後門，叫了一號小船，放在船上，把船一直放出城去，停在那絲廠碼頭，悄悄的等候月蘭。這裡月蘭不慌不忙的叫家人去叫一乘轎子，說是要出城去看戲。那些家人見月蘭平日常常出去看戲，不以為奇；又見他是個空身，那轎夫又是向來相熟的靠班，更加大意，夢裡也想不到月蘭逃走起來。那知月蘭上了轎子，一直抬出盤門，到了戲園，便在包廂坐下，吩咐轎夫散戲場的時候再來相接。轎夫並不疑心，樂得自去。月蘭略坐一會，看轎夫時，並不見他們的影子，心中大喜，霍地起身望外便走。戲園內人多於蟻，那有人來查問？他出了園門，僱了一部馬車直到絲廠碼頭，尋著了小船，便叫那船家開到洋關左近的地方停了一夜。等到明天，三公司的小火輪驗過了開關過來，半路叫住輪船，登時帶纜拖在後邊，逕往上海而去。

到了碼頭，月蘭就寓在後馬路晉升棧內。雖然走了出來，心上總有些兒鶻突，恐怕被那潘吉卿趕到上海尋訪出來，那時兩案齊發，不是玩的。雖然杭州的事情已經結案，卻擔不起再加一個捲逃的罪名。想來想去，無計可施，打聽得林黛玉現在上海，更一直尋到黛玉院中，要同他商議一個安身的法兒。黛玉也是束手無策，便想到把秋谷請來，或者想得出什麼主意，也未可知。

月蘭聽得秋谷也在此間，驚喜交集。便向黛玉把他在蘇州和秋谷相處的情形細說一遍，但是走的時候曾經說過即日回來，現在又開了這樣的事兒，未免有些慚愧。

黛玉道：「格是說勿得格哉。耐既然居格辰光說過歇要嫁俚末，故歇正好跟仔俚耐轉去避避風頭呢。」月蘭一想，真是顧不得許多，便點頭稱是。

及至秋谷來了，聽得金月蘭又在蘇州潘家逃了出來，暗想道：「這真是江山好改，本性難移。幸而我當初乖覺些兒，不然，幾乎上了他圈套！」因鄙薄月蘭的為人，不免微含怒意。又聽黛玉說月蘭想要同他回去，連忙搖手，微微的冷笑道：「這件事兒免勞照顧了罷！他剛剛在潘家走了出來，我卻連忙把他同回家去，將來被人曉得風聲，這不明明是我叫他逃走的麼？況且他這樣的性情，我也不敢領教，勸你少管些兒閒事罷！」

月蘭見秋谷回得斬釘截鐵，好似鋼刀削了他的面皮一般，紅雲滿面，皆淚溶溶，滿心的委屈。正待開口，忽見秋谷的家人闖了進來，道：「棧裡有客人立等老爺說話，說有要緊的話兒。」秋谷趁此立起來，向黛玉、月蘭說道：「我有事要回去，你們還有什麼說話，明天再說罷！」說罷就走了出去。黛玉拉他不住，只得由他。

秋谷疑疑惑惑的，不知那客人到底是誰，問那家人時，家人說向來不認得他，好像個外路的口音。秋谷聽了心中一動，想外路口音的人，不要是賽飛珠來了？回得棧中看時，果然是賽飛珠坐在那裡。秋谷大喜，問：「那事兒怎麼樣了？」賽飛珠微笑，走進一步，懷內取出一個黃澄澄的戒指來，遞與秋谷。秋谷急看時，只見這戒指雕鏤工細，花樣時新，中間嵌著一粒小小的鑽石，果然是自己在銀樓定製、前幾天被陸曉香要去的那只戒指，不覺呆了一呆。停了一刻，方向賽飛珠笑道：「果然你的本領不差，費心得狠，等我把這件事兒交涉清楚再行酬謝。」賽飛珠道：「章老爺笑話了！我是因為章老爺再三重托，礙著面情，不好意思不答應，難道我是貪這一點兒謝儀麼？」秋谷見他說得認真，倒不便一定怎樣，只得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隨後再說就是了。」賽飛珠方才歡喜，辭別去了。

秋谷便把戒指藏在身邊，匆匆的到聚寶坊去見了曉香。曉香滿面堆下笑來，請坐下，說了幾句閒話。秋谷忽問曉香道：「我前日給你的那個戒指，可在這裡麼？」

晚香突然被秋谷這一問，不覺陡吃一驚，面上早紅起來，頓了一頓，方說道：「耐問俚做啥？自然勒倪搭晚。耐阿是捨勿得哉？倪勿成功格！」秋谷笑道：「那只戒指雖有一粒金剛鑽在上面，也不值什麼錢，不過花樣打得好些罷了。前天有個朋友看見這個戒指，要照樣去定一隻，所以問我要個樣兒。他只要拿去看一看，立刻還來，並不是我捨不得給你。你不要這般小氣，快些去尋出來。」晚香被秋谷逼住，騰挪不得，遲遲疑疑的不肯去尋。秋谷催了他幾次，又逼他道：「你不肯尋，難道我要騙你一隻戒指麼？」晚香見秋谷將要動氣，無可如何，只得走進後房，一步挪不了三寸，慢慢的進去，假裝著尋了一回，故作驚詫之聲道：「阿唷！格只戒指勿知撥倪弄到仔陸裡去哉！」又叫娘姨來尋，那裡有什麼戒指的影兒？秋谷聽他們裝神做鬼，暗中甚是好笑。

晚香亂了一會，又在後房和娘姨密密切切的講了一會，不知說的什麼。恰才走出來，面有愧色，吞吞吐吐的向秋谷說道：「格只戒指實頭詫異！倪昨日仔還帶格，今朝勿知放仔陸搭去哉！」秋谷尚未開口，旁邊的娘姨接口道：「大小姐耐記記看，像煞昨日仔大阿姐來借仔兩隻戒指，勿知阿就是二少格一隻？」晚香拍子道：「劃一，大阿姐昨日仔拿仔兩隻戒指去，倪格記性實頭壞得嘸撥仔淘成哉！」又向秋谷道：「耐要做樣子末，只好明朝到大阿姐搭去拿格哉。」秋谷微微笑道：「只怕這只戒指不是大阿姐借去，是高升棧的四阿哥來借去的罷！」晚香一聽，就如當頭一個霹靂一般，慌忙說道：「啥格四阿哥，倪是勿曉得格。耐說說末啖要瞎三話四哉。」

秋谷微笑，也不回言，向衣袋取出那只戒指來，向陸晚香面前一擲，道：「你看，這不是四阿哥借去的戒指被我要回來的麼？」

章秋谷這一來，真是出於意外，滿房人眾齊吃一驚，面面相覷，不敢開口，只把一個陸晚香羞得滿面飛紅，急得渾身香汗，一句話也回不出來，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了下去。正是：

暗贈搔頭之玉，綺夢纏綿；強追約指之銀，蕭郎薄倖。

欲知章秋谷和賽飛珠商量的究竟是甚事情，陸晚香為什麼見了一個戒指便要這般慚愧，編書的在下寫到此間，筆禿不花，燈昏無燄。權且學些近日時下說書的習氣，到了緊要之處把筆墨收束起來，直至三集書中再行分解。還有許多嫖界、官場的現狀，卑鄙齷齪的情形；倒脫靴再行騙局，康中丞帷薄不修等諸般事實，請看三四續集，便知分曉。